

四庫全書佛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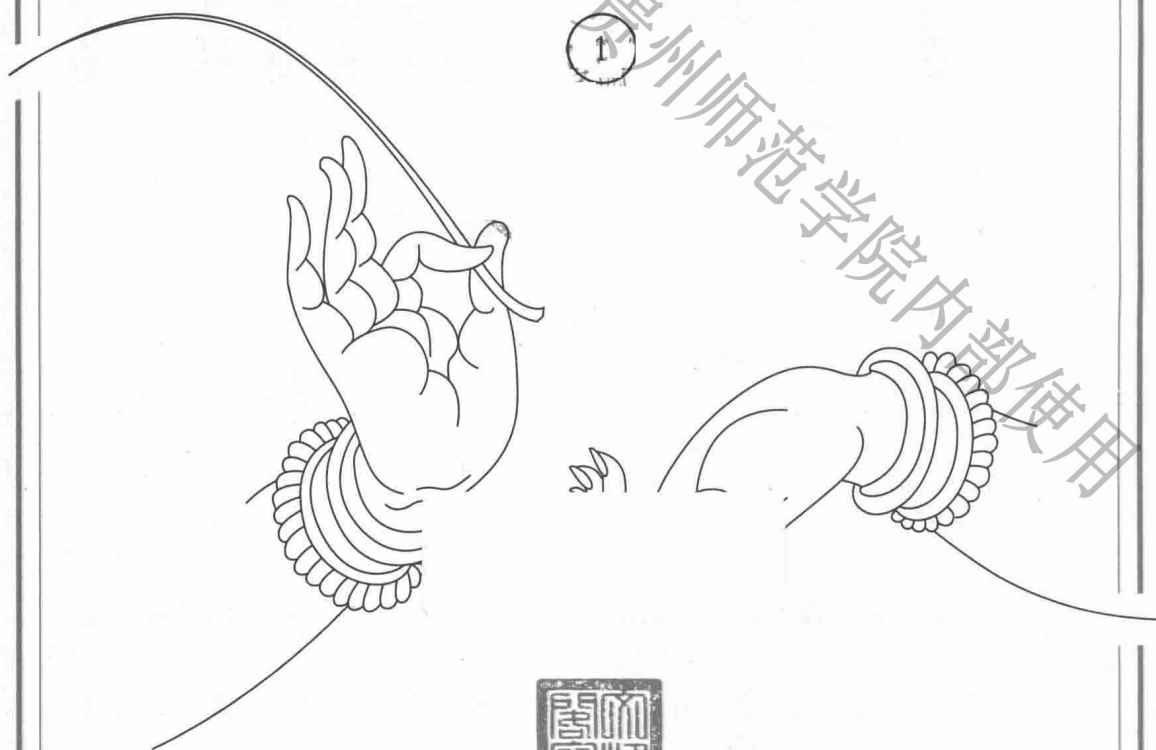
1



四庫全書佛典

1

惠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四庫全書佛典 / (南朝) 僧佑等著. --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7

ISBN 978-7-100-13957-1

I. ①四… II. ①僧… III. ①佛經 - 匯編 IV. ①B9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7) 第 110417 號

責任編輯: 吳曉梅

責任印制: 徐 仲

封面設計: 曲閔民

權利保留, 侵權必究。

四庫全書佛典

[南朝] 僧 佑 等著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郵政編碼 100710)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北 京 世 藝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ISBN 978-7-100-13957-1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開本 787×1092 1/16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張 354¼

定價: 2980.00 元

總目

弘明集

一四卷

梁·釋僧祐編

第一冊

音釋

一卷

第一冊

廣弘明集

三〇卷

唐·釋道宣撰

第一至二冊

法苑珠林

一二〇卷

唐·釋道世撰

第二至四冊

開元釋教錄

二〇卷

唐·釋智昇撰

第五冊

宋高僧傳

三〇卷

宋·釋贊寧撰

第五至六冊

法藏碎金錄

一〇卷

宋·晁迥撰

第六冊

道院集要

三卷

宋·晁迥撰 王古編

第六冊

禪林僧寶傳

三〇卷

宋·釋惠洪撰

第六冊

附 補禪林僧寶傳

一卷

宋·釋慶老撰

第六冊

臨濟宗旨

一卷

宋·釋惠洪撰

第六冊

林間錄

二卷

宋·釋惠洪撰

第七冊

後集

一卷

第七冊

羅湖野錄

四卷

宋·釋曉瑩撰

第七冊

五燈會元

二〇卷

宋·釋普濟撰

第七至八册

釋氏稽古略

四卷

元·釋覺岸撰

第八册

佛祖歷代通載

元·釋念常撰

第九册

目錄

弘明集

卷一至十四

梁·釋僧祐編

音釋

廣弘明集

卷一至二十四

唐·釋道宣撰

一一〇

二二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弘明集卷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臣紀昀覆勘

總裁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王天祿
騰錄監生臣劉銅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三

弘明集

釋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弘明集十四卷梁釋僧祐編僧祐

居鍾山定林寺所謂古律師者是也唐書藝

文志載僧祐弘明集十四卷此本卷數與唐

志相符蓋猶釋藏之書卷末有僧祐後序而

卷首無前序疑傳寫佚之所輯皆東漢以下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提要

至於梁代闡明佛法之文其學主於戒律其

說主於因果其大旨則主於抑周孔排黃老

而獨伸釋氏之法夫天不言而自尊聖人之

道不言而自信不待夸不待辨也恐人不尊

不信而囂張其外以彌縫之是亦不足於中

之明證矣然六代遺編流傳最古梁以前名

流著作今無專集行世者頗賴以存終勝庸

俗縉流所撰述就釋言釋猶彼教中雅馴之

言也乾隆四十九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提要

二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卷一

梁 釋僧祐 編

理惑論

三十七篇
極大守牟子博傳

一云蒼

漢牟融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

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一

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于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于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

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
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
屈之零陵桂陽假塗于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伏櫪見
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
不果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
顯已之秋也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
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
貴也于是銳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
漿翫五經為琴簫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
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畧引
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
何類乎牟子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畧說其要蓋聞佛
化之為狀也積累道德數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
時生于天竺假形于白淨王夫人晝寢夢乘白象身有
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生

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
地大動宮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殿中白馬
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捷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金色頂有肉髻頗
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畧說
其相年十七王為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
異牀天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
偉太子為興宮觀妓女寶玩並列于前太子不貪世樂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車匿勒捷陟跨之
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
不厭歎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
如玉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為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
當亡今欲學道度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
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
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以生天竺
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

四十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為福流後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諡號也猶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四

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汚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為佛也

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于無為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統經其外毫釐為細間闕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惑于外類失于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為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五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于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于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游數仞之谿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皇之雛必

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悲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真說其實而除其

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六

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為復好佛道喜異術

豈前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君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于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于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鳥之與鳳皇也堯舜周孔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七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于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駝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子臯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參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頤老子日角月底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異于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啟予手啟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

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掉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掉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于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于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為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于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于繼嗣不孝莫過于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

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為道之妙也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脩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淡者所不恤故前有隋珠後有魃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無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游世之樂反淑賢以貿妻子之歡是不為奇孰與為奇是不為異孰與為異哉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為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為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

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黼之冠大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孰疣之信而無為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為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于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濫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為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十

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

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

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

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

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

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為道

亦死不為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

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既死神

當其殃愚夫闇于成事賢智預于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詰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質朴何為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十一

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為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為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鐘鼓豈有自鳴者桴加而有聲焉耳

問曰昔陳良之徒陳相更學許行之術孟子嘗譏之

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西方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闕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于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于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喆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以北以此觀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十三

之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精魄一作珀不相妨謂人為惑特自惑耳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尚存殺已代人不可謂仁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子句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謂之悖德須大

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經之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為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負鼎干湯甯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則援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于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觀世之無常財貨非已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不得入至于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為孝是不為仁孰為仁孝哉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十三

問曰佛道崇無為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一作詭此乃世之偽而佛道謂之無為邪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能使人履而行之也臯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為夷齊五刑能誅無狀不能使惡人為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

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于財色可謂六藝之邪姪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莊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十四

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羈以一餐之惠全其所居之間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陰施出于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于誠說莫過于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

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

要合異為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為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

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麋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于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十五

復華飾乎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識緯聖人祕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邪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音為上孔子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于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為腹不為目此言豈虛哉抑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于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于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于朝廷論之于君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七

父修之于閨門接之于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于壘門建旌旗于朝堂衣狐裘以當毼賓被締綌以御黃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賁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為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邪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于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于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于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于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七

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黃鍾應寒毼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于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

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璩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六

璩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為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為澹泊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于衆口大音不比于衆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

手也故宋玉云客歌于郢為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于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闢之見而誇堯舜接輿以毫釐之分而刺仲尼皆眇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于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譽者貴不為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欽定四庫全書

弘明集
卷一

七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辨也牟子曰非吾辨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于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末成實矣吾既觀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闕豁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